

「我的深情只有你懂」姊妹作

藏好一個春天



童

學生創作家

再佈新情

妍

最·新·著·作 希代柔情系列

獨家獲得授權出版國際中文版



荒野情未了

●艾倫·卡夫曼
譯者／貝貝
定價●190元



午夜情火

●瑪德林·貝克
譯者／林維頤
定價●170元



風中絲蘿

●夏儂·達克
譯者／林曉梅
定價●180元



追夫狂想曲

●潘蜜拉·莫西
譯者／邊草
定價●180元



南橡園之戀

●布萊娜·布萊克斯頓
——巴爾夏安
譯者／鍾金華
定價●190元



金色黎明

●桃樂絲·葛洛克
譯者／筱亞
定價●180元



天使的十字架

●萊特·布里斯托
譯者／眾維魚
定價●180元



婚約另一章

●雷貝嘉·海根·李
譯者／雅利
定價●170元



搶婚人

●雷貝嘉·布德恩
譯者／眾維魚
定價●170元



妖嬈乖乖女

●瑪莉·勞·理奇
譯者／林曉梅
定價●170元



吉普賽寶貝

●瓊·卡曼洛
譯者／鍾金華
定價●180元



彩虹故鄉

●克莉絲汀·韓娜
譯者／筱亞
定價●180元

精·采·內·容

每月一家——愛亞《脫走女子》

情歌大王——王洛賓專訪

六人晚宴——吳淡如最新奇情小說完結篇

成人教室——苦苓最新專欄

熱·門·專·欄

KANDY《KANDY的性別櫥窗》

羅問《猛鬼旅行團》

吳子石《與鬼連線》

林萃芬《泡妞葵花寶典》

小說族

零售／NT\$110元 長期訂閱／一年12期NT\$1350(含掛號費)

訂戶專線／(02)7911197 郵政劃撥／0017944～1



希代文叢

278

藏好一個春天

童妍著

希代書版有限公司

發行

藏好一個春天／童妍著．——第1版．
——臺北市：希代，民82
面；公分．——（希代文叢；
278）
ISBN 957-544-356-X（平裝）

857.7

82001243

藏好一個春天

作者：童妍
發行人：朱寶龍
行政總編輯：徐肖男
執行主編：吳如惠
出版者：希代書版有限公司／出版／發行
社址：台北市民生東路3段113巷25弄29號1F
聯絡地址：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174巷15號10F
電話：7911197・7918621
電傳：出版部／編輯部 7955824
營業部／發行部 7955825
郵撥：0017944-1

排版：伊甸殘障福利事業基金會附設企業部
電話／(02)7634465 傳真／(02)7634467
中華民國82年4月第1版第1刷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0779號

本公司法律顧問：梁開天律師
蕭雄淋律師
李永然律師

（本書遇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ISBN 957-544-356-X

本書禁止出租，否則進行法律訴訟

Printed in Taiwan



春天
從愛情來
綻了滿心燦爛
進駐生命

耕耘愛情

童妍

感情需要當事者雙方共同努力經營。

毫無疑問的，這句話在今日而言已經是陳腔濫調了。但即使是陳腔濫調，也絲毫無損這句話百分之百的正確性。

我相信，每個愛情故事都是最特別、最動人、最獨一無二的。或許愛得轟轟烈烈；或許有如涓涓細流；也或許阻撓重重。愛情是那麼的美麗，卻又驚人的殘酷，它要來，一切就自然而然地發生了，讓你讚嘆、讓你快樂、讓你雀躍、讓你容光煥發；它要走，沒有理由更沒有眷戀，任你悲傷、任你沮喪、任你遺憾、任你形容憔悴。

偏偏古今尚無一人能避開「情到濃時反為薄」的愛情試鍊。化解之道不是沒有，這篇序的第一句話已經說得明明白白，愛情有了問題，絕對不是一個人的責任而已，一對情侶會成

爲怨偶，百分之百是兩個人的共識。

如果愛得夠，天大的難題都會迎刃而解；如果愛不夠，就此分手，未嘗不是兩個人的幸運。

好了，說完愛情的內亂，再則是外患。

外患的原因其實比內亂簡單得多，不外乎是有條件更好的第三者、第四者、第五者……出現而已。

世界上的好人兒如此之多，但是，一男配一女是社會公認的法則，怎麼辦呢？你知道，當一對情侶的其中一人有了這樣的想法，可預見的未來實在樂觀不到哪裏去。

如果……如果，內亂正好碰上外患，這則愛情習題又該作何解答？

我想，只有自求多福了！或者，好好地看完「藏好一個春天」。

你會得到答案的。

• 藏 • 好 • 一 • 個 • 春 • 天 •



第一章

下雨了！

整個世界陷入一片無邊無盡的迷濛。高低不一的建築物，忽明忽滅的車燈，井然有序的行道樹，在這場傍晚的陣雨中，格外顯得不真切而且了無生氣。

人行道上則充斥著剛由各幢辦公大樓湧出的下班人潮，聊勝於無的為這冷清的場景平添一絲熱鬧的氣氛。

這幢高達十八層的大樓有著四部豪華寬敞的電梯，卻不足以供應各層各樓的人下班使用。「噹」的一聲，其中一部電梯已在一樓停妥，擠得滿電梯的人蜂擁而出，情勢之嘈雜紛亂只能用「人馬雜遝」來形容。電梯一下子空了，兩扇門緩緩閤攏，準備繼續執行它的運載工作，不知怎的，卻又在幾乎閤上的一剎那再度打開，一名顯然是落後落單的女子慢慢地從

電梯中踱步而出。

她穿著一襲式樣簡單、質感極佳的深咖啡色大衣，修長的身材把這件厚重的衣服襯托得像是伸展台上的秋冬新裝。

由門口席捲而至的寒風令得她不由自主地縮了一縮，冷空氣從四面八方來襲，她拉緊大衣的衣襟，掩住臉龐，低垂著頭走向大門口。

一走出玻璃自動門，她便停住腳步一怔，呆呆地凝視著深灰色的天空，不可置信地伸出手，驗證雨滴的真實與否。

失望的表情寫滿了她的臉龐，她在大衣中輕咬一下唇，左顧右盼了半晌，才選擇大門的右邊角落做為暫時的棲身之所，她直挺挺地立著，半張臉藏在大衣裏，雙手則插在口袋中取暖。

人們經過她的身邊，只能看到她那一排整齊的劉海下靜臥著兩道弧形完美的新月眉，水盈盈的大眼睛欲語還休，彷彿能識透人們的內心思想。猜測她的完整面目成為過往行人最大的樂趣，也是唯一能吸引他們放慢腳步的原因。

但她還是只有半張臉。

「水晶，妳怎麼還沒走？」

三名打扮入時的女郎結伴從門後走出，一眼發現站在角落的她，便熟稔地出聲招呼。她一揚頭，露出一個笑容，呼出一口白氣。

「別忘了，人家可是有專車管接送的。」三人中較高的那人代答。

她沒說話，仍是笑笑，輕聲地向她們道再見，目光追隨著她們的背影飄向遙遠的遠方。夏水晶的另外半張臉從不教人失望，小巧直挺的一管鼻子，配上一張唇形精緻的櫻桃小口，即使置身於昏暗的天色下，她渾身上下仍毫無掩飾地散發著誘人的光芒。

美麗，是每個見到她的人都不會吝惜給予的讚美，她那一頭及肩直髮烏黑亮麗，愈發襯得她的臉龐有種惹人憐惜的蒼白。

她仰起臉沉思，對周遭欣賞的目光視若無睹。

古詩中所謂的「春雨綿綿」應該就是這副景象吧！初春時節慣留著冬末的寒冷，萬事萬物都還未自寒冬的蟄伏中甦醒，空氣凜冽而沉重，眼前只有一片死氣沉沉。

而這綿密如絲、無聲飄落的雨特別容易引人莫名其妙地心煩。

她竟忍不住想連聲嘆息了。

嘆什麼呢？

明天是週末，經理的一句「加班」，粉碎了所有的快樂。

加班！加班！加班！早上忙，下午忙，原以為忙完了一星期，終於得到一個喘息的機會，沒想到如意算盤竟打得太早了些。誰教她只是領固定薪水的小職員呢？在這種競爭激烈的私人企業裏，別奢望有人會因為你的鞠躬盡瘁而銘感在心，大老闖付你薪水，自然會處心積慮榨盡你所有的利用價值。

既然非要加班，而她又沒有選擇的權利，除了口頭上埋怨幾句，她並不會爲了這種事而長嗟短嘆。那麼，究竟是什麼事令她的心情陷入低潮呢？

她不敢深究。

「水晶，等人哪？」

她回頭，笑容滿面的方佳盈正站在面前。她和她是同一幢大樓，卻在不同公司上班的老同學。

「怎麼不進去裏面等呢？」方佳盈捏捏她臉頰：「外頭那麼冷，瞧妳快凍成冰棒了。」一股寒意自她的指尖傳來，水晶瑟縮了一下。

「這裏不好停車，我在外頭等，他一來我就可以上車。」她輕聲細語地解釋道。

方佳盈點點頭，又問：「明天只上半天班，有沒有什麼計畫？妳把張念源找來，和我們一起去東北角兜風。」

「可惜我明天要加班。」

「加班？」她瞪大眼：「難得的假日呀！水晶，妳真是要錢不要命。」

水晶沒有辯駁，就算真是爲了錢又有什麼不對？這年頭，錢多一點至少使心裏紮實些，走路可以大踏步，出門分外抬頭挺胸。

退而求其次，要吃、要住、要穿、要交際應酬，少了錢是會死人的。在這個大城市中生活是一門很簡單卻又很深奧的學問。

「妳知道嗎？袁素沉前些天生了，聽說是個胖小子。」方佳盈的聲音拉回水晶四散的思緒。

「我正準備晚上去看她。」

「妳該好好檢討一番，班上最早死會的人，卻拖到現在連一點動靜也沒有。」水晶笑而不答。

一部深藍色的轎跑車在路旁停妥，朝她們按了兩聲喇叭。

「我先走了，水晶，代我向袁素沉問個好。」

方佳盈闖入雨中，衝進那部車子。

水晶心底的失落感油然而生，她試著從熙來攘往的車流中找尋熟悉的感覺，卻總落了空。

她垂下眼，視線停留在來來往往的人潮上，眼前不乏雙雙對對。

男女關係進展到什麼地步，很容易就能看得出，是朋友、是情侶、是夫妻、是仇人，盡皆一目了然。

她和張念源屬於哪一種呢？

他們的感情在今年堂堂邁入第六年，原有的熱烈纏綿也不得不隨著時間而有所消褪，雖然還沒正式走進結婚禮堂，老夫老妻的心境卻已提早品嚐。身邊的人總會催促，結婚吧！再拖下去也不可能有很大的變數，拖什麼拖呢？

但是，現實的因素千項百樣，真能說就結嗎？不，她提不起勇氣。

她家在年前才剛辦完一樁喜事，她的雙胞胎姊姊水銀嫁給只認識半年的男朋友。水晶一直不明白是什麼原因使得狂野不羈的水銀心甘情願地踏入婚姻，接受明知會有的牽絆。

難道水銀的另一半竟有如此巨大的影響力？那為什麼張念源卻無法使她產生這種大無畏的精神呢？

想到張念源，水晶警覺地回過神。夜幕早已低垂，他的踪影卻遲遲未曾出現，難道會發生了什麼意外嗎？

一時間，千百種臆測爭先恐後浮上心頭，雖然她明知自己是個該死的悲觀主義者，她仍無法阻止各項不祥的猜測。這是怎麼矛盾的心情呢？明明放不下他，卻又拿不定主意是否要與他共度一生。

一顆心就這麼不上不下地懸著，直到看見那熟悉的車影在轉角出現，她這才鬆口氣。沒來由地，她鼻子發酸，竟然有想哭的衝動。

車子駛過來停靠路邊，他撐著一把傘下車，慌張地走向她。

「路上塞車，妳等很久了嗎？」

水晶露出一個疲倦的笑容，搖搖頭，很自然地靠往他，任他環住自己的肩膀，把她帶上車。

「你又抽煙了？」水晶在位置坐定，第一句話便開口問道。